新中国70年70部
长篇小说典藏

雍正皇帝

第三卷　恨水东逝

二月河——著

学习出版社
长江文艺出版社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新中国70年70部
长篇小说典藏

雍正皇帝

第三卷　恨水东逝

二月河——著

学习出版社
长江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雍正皇帝. 第三卷，恨水东逝 / 二月河著. —武汉 ：长江文艺出版社；北京：学习出版社，2019.8
（新中国70年70部长篇小说典藏）
ISBN 978-7-5702-1208-8

Ⅰ.①雍… Ⅱ.①二… Ⅲ.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Ⅳ.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9）第178647号

责任编辑　毛季慧　周　阳
装帧设计　刘　静
责任印制　邱　莉　杨　帆

出版发行　长江文艺出版社　学习出版社
社　　址　武汉市雄楚大街268号
邮政编码　430070
网　　址　http：//www.cjlap.com

印　　刷　河北鹏润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

字　　数　433千字
开　　本　680毫米×960毫米　1/16
印　　张　39.875　插页5
印　　数　1—5000
版　　次　2019年8月湖北第1版
印　　次　2019年8月河北第1次印刷

书　　号　978-7-5702-1208-8
定　　价　300.00元（全三册）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27-87679308　87679310



新中国 70 年 70 部
长篇小说典藏

目　录

第一回	孤弱女羁押归京师　守陵督客旅逢异人	1
第二回	贾道士挟术演神技　李制台行医救畸零	13
第三回	黑嬷嬷闲说江湖道　奉天王违制进京华	26
第四回	澹宁居雍正会风尘　畅春园飞语惊帝心	37
第五回	谆谆语旧主慰旧僚　关关情仇兄会仇弟	49
第六回	情怡王情说图圄人　雄心主雄谈治世图	62
第七回	心意不投引娣抗颜　背水一搏密室划策	74
第八回	隆科多贬官忧罪谴　廉亲王晤对侃治术	86
第九回	李巨来沽清判遗案　宝亲王奉诏下江南	98
第十回	政见不一黑猫黄猫　志趣相投无情有情	110
第十一回	巡河防风雪会故交　论政治歧道天津桥	121
第十二回	钱师爷幕府展狡计　贾士芳酒肆逞异能	133
第十三回	悌党争枢臣谋善策　怀私意诸王议整顿	145
第十四回	揣叵测弘时会庄王　狱文字名士遭奇辱	157
第十五回	世袭王庙见消意气　雄猜帝朝会颁新政	169
第十六回	论朋党明堂起纷争　弹幸臣允禩闹龙庭	182
第十七回	赫然天威雍正惩弟　怀刑畏祸弘时下石	194
第十八回	弥反侧议政清梵寺　念亲情允禵蒙宽典	208
第十九回	活出丧贝勒逃命劫　承严旨廉王遭抄检	220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第二十回　感途穷允禩散余财　统全局雍正息狱谳　233
第二十一回　妙手空空投诗报惊　天潢贵胄巡视粥棚　245
第二十二回　仁义皇子挫强救弱　诰命夫人闲说邪教　259
第二十三回　督署堂李卫设祖饯　驿馆店大员互攻讦　271
第二十四回　察吏情弘历巡河务　抗酷政秀才罢科考　285
第二十五回　感皇恩抚台效孤臣　恪圣道学台纵首犯　298
第二十六回　风涛黄水弘历遇险　同舟共济倩女显能　310
第二十七回　槐树屯阿哥尝果报　析案情手足惊相残　323
第二十八回　遮掩周张信口雌黄　曲心魑魅随意酬唱　338
第二十九回　避暑庄君臣论世情　热河宫乾纲抑党争　350
第三十回　弄神通道士疗沉疴　逞巧智阿哥迁家奴　363
第三十一回　八福晋撒泼闹御苑　乔引娣承恩会旧情　377
第三十二回　贾道士蒙宠入宫闱　废太子染恙归大梦　391
第三十三回　雍正帝苛察论人心　诚亲王政暇娱府邸　404
第三十四回　俞鸿图得意忘形骸　雍正帝折节抚远臣　417
第三十五回　慰名臣妾庶封诰命　析谣言父子生疑猜　430
第三十六回　隆科多囚狱告御状　雍正帝冥筵明孝心　443
第三十七回　杀名优皇帝严宫禁　诛妖僧士芳邀恩宠　456
第三十八回　庸阿哥暗会落难生　失意客撒手绝尘嚣　470
第三十九回　莽张熙游说西宁城　智东美苦肉诳真情　484
第四十回　泄郁忿再兴文字狱　明心志颠倒奇料理　496
第四十一回　意未尽怡亲王骑鲸　情恋误雍正帝种祸　509
第四十二回　举丧嬉戏允祉削位　奉旨还京都院训顽　523
第四十三回　考校刑讯啼笑皆非　名臣强项片语释怀　536
第四十四回　文盘武功弘历纳士　持正割爱弘时被擒　549
第四十五回　义灭亲挥泪诛亲子　勤躯倦忧时托政务　565

第四十六回　当断不断畏祸失机　邪道伏诛血溅红楼　580
第四十七回　烽火起西疆再传惊　神思昏御苑扰邪祟　595
第四十八回　军情失利边将讳败　亲情乍变鸷君堇忧　608
第四十九回　鼎丹烛影千古谜案　白虎玉兔同赴大真　620

第一回　孤弱女羁押归京师　守陵督客旅逢异人

深秋，凄风苦雨中，一队络车在泥泞的黄土驿道上艰难地行驶。沿燕山绵延东西数百里的古长城都被蒙在似雾似霾的雨帘里，被雨淋得黑沉沉的老墙和城上锯齿样的堞雉巍然兀立着，时而被缓缓飘过的团云遮蔽，时而又透过云缝绽露它带着威压的峥嵘，沉默地望着这队络车。满山枯老的荆树，三尖两边形似手掌的叶片或橙或紫或黄或赤，时而在沙沙的雨中簌簌抖动，时而在凉透了的秋风中摇曳着湿漉漉的枝条。偶然从谷口袭来一股贼风，卷起驿道旁树上五彩斑斓的叶子，像受了伤的蝴蝶被什么无形的扫帚猛地扫起来，又无力地随着湿凉沉重的雨水向护卫络车的军士身上“砸”下去。几十名护卫军士都是一色新的夹袍夹褂，穿着米黄油衣，泡透了的牛皮靴子踩在泥沙道上，发出咯咕咯咕古怪的响声。看来他们都是受过严格训练的，尽管这样的天气，走这样的山路，却绝没有一个人倚倾歪斜踉跄不堪的。前后五步一个人夹车而行，连脚步都像操演似的踩着一个节拍。偶尔有人“咕咚”一声，结结实实摔在泥水里，也都是一挺身跳起来，目不斜视地按着腰刀继续走路。

络车最后边的是马陵峪总兵范时绎。这是个四十五六岁的中年汉子，四方白净脸，平平的两道一字眉像是用毛笔画出来的，只眉梢稍稍向上挑一点，透着冷峻和傲岸。露在油衣外如杵粗的辫子直垂到腰间，慢慢地摆动着，滴着水。他是朝廷三品大员，照规矩满可以坐大轿的，也许是护卫差事紧要，也许要给自己带的兵作

表率，除了坐下一匹枣骝马，其余遮雨器具与兵士一模一样。他骑在马上双目端视远方，右手握着冰冷的剑柄，像是在思索着什么，又似乎什么也没想。

突然，前头路上一乘飞骑打马狂奔而来，泥水满身的马刚刚站稳，一个戈什哈滚鞍下来，平手向范时绎行一军礼，禀道："范军门，洵河和靠山镇边的三岔河口涨水，石桥冲塌了。这里的车过不去，请军门示下！"

"当兵的，逢山开路，遇水造桥，还用请示？"范时绎勒住马，盯视着戈什哈，徐徐说道，"立刻和靠山镇那边驿站联络，十三爷今早已经到了那里。这是他老人家的差使，你们仔细着了！""十三爷"是当今雍正皇帝的弟弟怡亲王，护卫十几辆这么普普通通的油壁车，竟劳动他奔波二百余里亲自接应！那戈什哈怔了一下，说道："是！标下知道差事要紧。不过方才标下到河边看了，洵河涨得太凶，前头打站兵士几次搭桥都没成功。请示军门，是不是往北绕道从沙河店过去，那边的桥修得结实……"范时绎听了一时没言声，摆手命络车队停下，方才对戈什哈道："走，带我去看看。"

"嗻！"

于是二人打马一阵急行，约走五里远便远远听见洵河激流的咆哮声传来，又趱行二里地，果见洵河横在前。范时绎的军队隶属军机处和直隶总督双重统辖，专门守护清室皇陵，是"善扑营"马陵峪大营兵，名符其实的"御林军"。虽驻兵遵化，几乎每个月都要进京述职，不知从这里经过多少次。他从来也没见过这条温驯如处子、芳草芦花遍布河床的洵河会变得如此狰狞：淅淅沥沥的雨中，呼啸的洪水仿佛受不了夹岸岩山的挤压，从西南狭窄的河道冲决逆波直泻而下，在洵河桥一带三角盆地陡地一个转弯，又向东南折下。从北燕山汇下来洪水混浊得像稀粥，也从这个三角地入洵河，两股水汇融相激，撞击起丈余高的浪花，不胜躁怒地在这个三角大

潭中追逐。滚滚波涛像一锅翻花沸沸的水，焦急地、没有规律地旋转滚淌，寻找着发泄的出口。河涛的狂啸声、拍岸声，水底巨石的滚动声，混混沌沌融成一片，在暗得黄昏一样的天穹下，显得异常令人恐怖。百余名兵士疲惫不堪地站在被震得簌簌发抖的岩石梯道上，手中拿着木槌、斧子等造桥工具，岸边道上七零八落地放些麻包蒲包，看样子已经几次试过造桥，二十几根碗口粗的桩木像草节棍儿做的漂在水上时沉时浮。范时绎略一看，便知自己“遇水造桥”的指令绝不可行。他凝神望望对岸，也只一箭之遥，却是水雾弥漫看不清楚，似乎也有人向这边眺望。因回头问道：“那边是十三爷的人？”见那戈什哈一脸茫然，知道他听不见，范时绎用马鞭捅了捅他，又指指对岸，用询问的目光看看戈什哈。

“啊！”那戈什哈这才醒悟过来，大声道：“军门，那是直隶总督衙门的人，来了有一个时辰了，方才在那边造桥也不成，喊话听不见……”正说着，对面几点红光一闪，似乎放了几枚火箭，大约中途被雨水打湿，多数都飘飘摇摇坠落了河里，只有一枝射到岸边。一个兵士忙捡起来双手捧给范时绎，说道：“是那边送过来的箭书。”范时绎接过看时，见是一条明黄丝绦缚着一个油纸包儿，心知必是怡亲王允祥的手书。展开了，用手遮雨读时，却见上面写着：

> 敕令：范时绎不必造桥，绕道沙河店，明日晚抵太平镇驿站。匆匆此令。怡亲王允祥。雍正三年十月初三。

下方还钤着一方殷红的朱砂印，篆书“允祥”二字。

范时绎将敕令收了袖里，仰面望了望愈来愈暗的天色，长长吁了一口气，说道：“用火箭回信，范时绎遵谕。今晚宿沙河店，请王爷放心。”说罢，拨转马头返回原地，命车队就地由旧驿道北折，几乎贴着长城脚，顶着寒风冻雨蜿蜒向北前进，直到天色黑定，才抵达沙河店。

这是坐落在燕山群岭中的一个小镇，东有太子峰，西有麦垛山，中间一带平川，洵河沿镇边穿过。这条洵河河面宽，水激河底巨石浪花翻飞，看上去比三条洵河也不止。样子吓人，其实最深处也不过齐腰。范时绎到镇边，第一件事就是着人去看镇北的桥，一时便听回说大桥完好无损，只桥头两边凹处因为涨水溢漫了两支分流，水深不过没膝，络车完全可以平安通过。范时绎顿时放心，此时松一口气，他才觉得饥肠辘辘，望着雨幕中的沙河店镇，一时倒犯了踌躇：络车上坐着四十三名太监宫女，原是侍奉被黜在景陵为先帝守陵闭门思过的大将军王允禵的，不知犯了什么过错一体擒拿解京。囚犯坐油壁车，押送的将军淋雨，原也有点不伦不类，但这却是皇帝第一宠臣允祥的手令："密送北京交我处置，不得委屈亵渎。"范时绎虽然觉得匪夷所思，也只得遵谕行事。但这个镇子里没有驿站，号民房居住又不易关防，还有十几个宫女，该怎么隔离居住？范时绎下马握鞭，只是沉吟。带队戈什哈知道他为难，踩着潦水过来，笑道："军门别犯愁。镇西有个破关帝庙，早就没了香火，咱们统共八十几个人，将就着住一宿，管保平平安安。"

"好！你晓事。"范时绎脸上绽出一丝笑容，"三十个男犯，除了蔡怀玺钱蕴斗两名，都住关帝庙。乔引娣和十二名女犯，寻一家宽敞的客栈包下来，我和军官看守蔡、钱和女犯，兵士们看护男犯——那都是些太监。他们不敢逃，也没处逃——然后分拨儿轮流到客栈吃饭。去吧！"于是一行人众带着车到了镇北，果见一座多年失修的关帝庙黑黝黝矗在夜空里，十几间庙房虽已破败不堪，里边到处湿漏，毕竟有些地方还算干燥。范时绎便命兵士们拆下神龛栅栏点起火来，自脱掉了官服袍靴，换穿一身绛红夹袍，顿觉浑身松快。因见去客栈定房子的亲兵回来，便问："差使办好了？"

"好了，就在沙河老店。"那亲兵回道，"我怕惊动人，换了便衣去的。是有名的百年老店，前酒楼后客房，不过里头已经住了十几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个客人。我好话说了一车，老板死活不肯撵客人。说通天下一个规矩，进店就是财神。所以这店咱们包不下来。”范时绎笑道：“那是自然。都把号褂子脱了，带四辆车过去，另拨二十个弟兄在外头守夜。只是密一点，叫人看出我们行藏我是不依的。”说罢披了油衣出来，看那天时，雨已经几乎住了，只零零星星洒着，雾一样的细水珠儿在脸上，微有些凉意。

店老板早已守在门口，见范时绎带着人车逶迤而来，忙迎上来，两眼笑得眯成一条缝，一边往店里让，说道：“老客辛苦！快请里头安置。现成的客房，现成的热水，洗涮一下，外头现成的酒菜。您老头一回来，这顿酒菜不用出钱，算小的为爷洗尘，咱们图个长远……”在秋雨寒风中跋涉了一天的范时绎，被这几句温馨的奉迎话说得浑身松快，笑道：“我们都饿得前心贴后心了。先吃饭，别的再说。没有不出饭钱的理，就是不出，你照旧从我房钱里扣了。你们店家这些把戏，我有什么不知道的？我先头也是开店的出身呢！”一句话说得老板笑哼哼的。眼见车上两个男的、十几个女的一个个面容憔悴下来，忙招呼着：“这天，这路，颠一天可真够受的。快都进来——伙计们，给爷们烫酒——把大铜壶坐火上，爷们人多！嘿嘿，下头人多，楼上三间空着，只几个客人在那行令吃酒，请爷们都到楼上用餐。”范时绎见人已经都下车，款步走到第二辆车跟前，对站在车前一个女子温声说道：“乔姑娘，今晚我们就在这打尖，您，还有——”他看了看头辆车下来的两个中年人，又道：“还有蔡先生钱先生，都是我的东家，好歹体谅我们做下人的难处，将就些个，明儿天明咱们顺顺当当赶路，就是回去迟点儿，主子断不见怪的。”

店主人万没想到，这位气度雍容中带着威严的中年人竟然还是车里的“下人”。但看那车，也实在算不上什么华贵，下来的“人物”体态也不显得怎样尊严——他真的有点迷惘不解了。仔细打

量，只见这位乔姑娘上身穿着绛紫暗格天马风毛套扣坎肩，下边系着石青宁绸金缉滚边绣花裙，微露出一双放了的半大不大的脚。一张瓜子脸苍白得令人不敢逼视，两条细细的笼眼眉中间微蹙，眉梢淡垂，顾盼间明艳照人，一张不大的口抿着唇微微翘起，显得很有主见。跟在她身后的两个中年男人，一个矮瘦，一个矮胖，都像有点浮肿，表情木然步履迟缓地移动着步子进店来。还有十二个使女打扮的少女，姿容绰约却都神色黯然，依次而入。他们一进店，立刻招引了所有食客的目光。

“蔡先生，”范时绎向护卫的便装亲兵丢个眼风，对走在前头的矮瘦子说道，“咱们的位子在楼上——钱先生，请。其余的伙计各自随喜吧。”说着带了三四名戈什哈不言声登楼上来。

这是三间打通了的酒座，东西墙靠着一扇扇屏风隔子，看样子原来是用屏风隔开的雅座，临时撤去了的。靠西南临街窗前坐着一桌，约五六个人，正在行令吃酒，众人喝得高兴，都有点醺醺的，见他们一行二十多个人上来，也都没有在意。范时绎自和乔引娣坐了靠西北楼梯口桌旁，几个亲兵在南边临窗桌边，其余女客倒坐了离那群客人不远的桌上，众人都默默地，没有一个人说话，看着饭菜上来各自举箸而食，竟似一群陌生人偶然相聚。倒是蔡怀玺打破了沉寂，笑谓范时绎：“老范，你知道，再往前走，我们就吃不到这么好的饭菜了。多谢你一路照应，送佛还该上西天，能弄点酒么？”恰酒保上来，范时绎便吩咐：“我这一桌搬一坛子三河老醪，南边那桌一瓶，给他们佐餐，楼下用餐的也是一瓶——我们明儿一早赶路，不能多吃，明白么？”

“是喽！”店小二高唱一声，“给老客上酒喽！”忙不迭便下楼去了。顷刻已安置停当，范时绎也不劝酒，自己也不喝，只拣着饭菜自用。蔡怀玺和钱蕴斗二人却甚放肆，左一杯右一杯一碰即饮，那乔引娣几乎不动箸，怔怔地只是想心事，范时绎也不敢多劝。因

此,这餐晚饭尽自丰盛,却吃得十分沉闷。渐渐地,西南那桌客人的行令声倒渐渐听进去了。

“猜谜儿太费神了,”靠窗一个三十多岁的白胖子说道,“总是贾先生赢。本是请他吃酒,倒弄得我们都醉了——我们换酒令,要先说一个字,加个字又成一个字,去掉偏旁换个偏旁仍成一个字,末后加个俗语不能离题——”旁边一个年轻一点,留着八字髭须的说道:“石江,你这不是吃酒,是难为人嘛!什么这个字那个旁,罗唣死了,今儿我们齐心合力,赢了这个贾仙长,也就不枉了这个东道了。”

范时绎听着瞥眼看去,果见石江挨身坐着一个道士,也没穿八卦衣,只头上挽了个髻儿,披着雷阳巾,年纪不过二十岁上下。不禁暗想:这就是那个“贾仙长”了,这么年轻,能有多少道行?思量着,听贾道士说道:“我知道你们的意思,无非要我多吃点酒好给你们推造命。其实人之造化数与生俱在,非大善大恶不能稍作更易。就今天酒楼上这些人,尽有横死刀下的,我就说明白了,白给人添心事,有什么益处?还是俗语‘今朝有酒今朝醉,莫问明朝是与非’的好。”

“话是这么说,我还是想请仙长给我推一推。”石江笑道,“既然‘今朝有酒’,我请贾神仙先醉——我起令了!”因唱歌似地吟道:

> 良字本是良,加米也是粮。除去粮边米,加女便成娘——
> 买田不买粮,嫁女不嫁娘。

吟罢,众人鼓掌喝彩,八字髭须笑道:“好!我甘凤池今儿也下海,听我的——”因朗声道:

> 青字本是青,加水也是清。除去清边水,小心便成情——
> 火烧纸马铺,落得做人情。

说完，自得其乐地呷一小口，对身边一个又黑又瘦的秀才说道："曾静，你是东海夫子吕先生门生，瞧你的了！"曾静笑道："这个有何难哉？"因道：

其字本是其，加点也是淇。去掉淇旁点，加欠便成欺——龙游浅水遭虾戏，虎落平阳被犬欺！

正陪着乔引娣吃饭的范时绎心中不禁一动。突然想起重阳节那天，自己带兵闯进景陵拜殿，赫赫有名的大将军王、皇帝的嫡亲弟弟允禵连自己心爱的奴婢乔引娣也无力保护，生生从他面前带走了，自己可不是那戏龙的虾、欺虎的犬么？这些话听着是太刺心了。范时绎端起粥来慢慢地喝，连蔡钱二人也都凝神静听。范时绎也想看看这个乳臭未干的"神仙"有什么门道，张了张口没说什么，只胡乱吃着侧耳静听。却见贾道士以箸击碗说道：

奚字本是奚，加点也是溪。去掉溪旁点，加鸟却成鹈——君不见羿五大夫百里奚，山妻破扉烹志鹈。

又道："凭这些酒令，你们难为不住贾士芳。下一个轮到石施主了，你要说的令我写在那边水牌上，说出来有一字之错，罚我吃一坛子酒！"

"好！"

众人不禁轰然叫妙。范时绎这边几十个人本来吃饭吃得沉闷，此刻连亲兵、护卫、宫女都停了箸，呆呆地望着那边桌上，只见贾士芳徐徐立起身来，向室中众人横扫一眼，看到范时绎这一桌，目光熠然一闪，却没言声，背转身提笔在粉牌[1]上疾书了几行什么字，翻了牌子，转脸对石江笑道："请你说出来，看我猜得对不对。"

石江已经看愣了，世间真有这样的神技？他翻着眼皮，搜索枯

① 旧时客栈为方便客人题诗，专门设的白漆木板，用过可以用水洗净。

肠,半晌才道:

相字本是相,加水亦是湘。除却湘边水,雨下便成霜——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

他话音刚落,贾士芳已将水粉牌翻了过来,一边笑道:"我把'亦'字写成了'也'字。看来大道没有圆融啊!"此时众目睽睽,所有的人都盯向那块三尺见方的牌子,果然见除了"加水也是湘"中间一字微有不合,其余竟然全部契合。顿时,连范时绎带来的人也都啧啧称奇,满屋都是议论声。石江几个人已站起身来,笑说:"虽然猜中,你自己说出错一字罚酒一坛。请君入瓮!"——那地下摆就的两坛三河老醪,其中一坛尚未启封——打开了就大碗倾。那贾士芳也不推辞,等着一碗接一碗喝了,霎时坛空碗净,已是酡颜微醺,对劝菜的石江说道:"你不是问功名么?你说一个字,我来为你推算。"石江道:"我早想好了——你猜猜看。"

"是个'乃'字,是么?"

"是。"石江道,"这个字难拆。"

"不难。你问的功名,乃字是缺笔'及'字,你终身不得及第。"

站在旁边的曾静笑道:"纯是游戏,我是圣人门生,就偏不信你这些把戏。我出一个'也'字,你玩玩看。""这是个终身蹭蹬的字。无马不成'驰',无水不成'池',虽有'力'而'走之'不全,天罗地网布定,你走投无路!"曾静"扑"地一口酒笑得全喷了出来:"这个牛鼻子,年轻轻的如此捣蛋——你要能说出我的家世,我就服你!"

"你三岁丧父,七岁丧母。"贾士芳端详着曾静,"舅母收养了你,想逼你学生意,你又逃回家里。你伯父想吞你家产,赶你出来,几乎逼你自杀。你婶母和你死去的母亲要好,不忍曾家绝后,出私房钱资助你外逃山东,投奔东海去找吕留良。你在山东进学为秀才,吕留良死,你又返回湖南收拾家业,迎养婶母,教读为生——我

说的可有一字之谬?”

曾静先还怔怔地听,听到后来,两腿一软坐回凳上,已是面如死灰。喃喃说道:“你不是人,你是鬼……圣人不云六合之外,我不能信你的——你一定在哪里打听过我曾静的惨史……”贾士芳笑道:“六合之外存而不论,是圣人不以鬼神说教,不是圣人不懂得。天下亿万庙堂,若没有灵响,谁肯信他?”说着一转脸,对着旁桌看得目瞪口呆的一个军官,又道:“这位兄弟,我总没有打听过他的‘惨史’吧?——他也是七岁丧母,继母不良,调唆他父亲把他逐出家门,流落湖广、江南,又辗转到河南陕西,遇贵人收留,从军打仗,积功到五品——你是不是?”

“是!”那军官已被贾士芳说得满脸泪痕,竟忘了身份,一挺身答道:“您真是活神仙!我叫霍英,是四川人,真服了您呐!请先生指明,我爹还活着么?”贾士芳随口答道:“你出走三年父亲就病死了,你继母带你继母弟另嫁。你不要哭,这是孽缘,你也不要报仇,你继母嫁到这家苦受折磨,几乎天天挨打,冥冥报应,有人已经替你出气了。”说着转脸又问曾静:“你可服气?你的磨难还在后边,若肯入我道门,为我弟子,我以五行颠倒大法为你除去霾云,颠簸红尘,否则有一日你终归悔恨莫及的!”曾静目光如醉,盯着幽幽的灯火,喃喃说道:“恐怕你这点左道旁门还收伏不了我。君子知命……苟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

范时绎眼见自己的人被这个莫名其妙的道士渐渐迷惑,一个个竟跃跃欲试想请他推算造命,正要起身带人下楼,身边的蔡怀玺突然大声叫道:“那位仙长,肯屈驾过来给我这一桌观观气色么?”贾士芳仰面咕咕又牛饮一碗,笑着从容一点头,隔桌子过来,一边走一边对那群军校一一指点。

“存心善些儿。已经死了两个儿子了,不晓得警惕么?”

“你家门山向不利,偏西南了,向南正过来,你母亲的病就不治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